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七十四

宋　姚鉉　編

記丁　書附摠一十七首

堂樓亭閣

虢州三堂記　吕温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虢州三堂記　　呂温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

紘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宴息乎虢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虢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亦實垂訓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

頹陊始草基構豊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
素易綺紈鍾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
踰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盤沓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
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拆
岸鋪島織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奇方舟
逶迤樂魚時翻飄藥雪飛泝沿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
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絶也夏之日
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漣

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豈沈沈皓壁如霜羽扇不揺南軒清凉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蓊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闗而來於是乎絃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髙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澄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軒倚檻瑶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氷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

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户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若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恵境内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乂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馬坐嘯静政令若水木全户民如魚鳥

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於三堂見知惟文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為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鑪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絶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

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户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斵而已不加丹牆圬而已不加白碱階用石冪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内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

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葢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葢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

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吞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

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

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為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閎達志遐遠含和而不假修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離其

中甚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予其達者歟而境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為大其冥機慎道迹繫心曠人或未睹吾能知之大歷四年夏乃以俸錢搆草堂於郡城之南求其志也材不斲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泠含風可以卻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于高墉前有芳樹珍卉嬋娟修竹隅閡于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

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與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羣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兹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静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賔賦三十四年于兹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覩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儆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遡清風淩顥氣翺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為患甘芻豐秣羈縶駿驥首冠鋄鍚身被瓔瓖力方盛也騁於康逵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山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郤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於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叀堆堞實窪穽尋尺無

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髙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為郎官以干將之斷宰亦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騏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目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凄乎秋而洌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洌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焮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胥腸欲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綵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内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静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内室欲虚堂廣厦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洌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

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照其形神瘵外飾文綵不能動
且榮而必慊其心躁内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汩其志
外門淒淒而寒者内室彤彤而熱者其事窮予三年夏
竢罪於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
為柱楣撐者為椽桷破者為雷削者為障臼者為樞筬
者為纆絡而籠土者為級橫而格音各空者為梁方大
暑火烘爆雷拆欀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
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焰焰如列千萬炬于室内視其門

即寂寥虛間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内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為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於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草且有道而草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爇其爐而斬其工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辭於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敞其户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為户户之外為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

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即阜以垣故於樓為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厓亦雄盻競侈由是繚步逾千方目相瞪則壯邦麗廨之勲慊在第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

岑揉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嚬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并半空氷偏一岸冬以明此槩舉爾覶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至越活㢟走奏擱彙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憮而數嚮之歷舉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為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所謂越譟者不

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嚮既舉槩今不可默夫北望脩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揔而有諸則我無許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疊嶂之命為宜至於欄干蹋道沙子門户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之則縷將煩於槩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

二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醜緬而不發乘險者帖薾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

王進其臣如古樂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肇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强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沉溺麴蘖耳一滛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鋭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絜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於邉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歴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

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虖太白觸文之强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摶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麴蘖是真棄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强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亦遮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適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於此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内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

及其無事且還償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閒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

人吏洟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賔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朞月公又來燕于此公胡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㽦瓦級甎之故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

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
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
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
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
用勤集事信故人阜勤故公濟未朞而其政成後三年
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

峯亭之遊背城之闉半里而近初屆佛刹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㢧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闤闠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繁顧步之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颼颼嶺雲峩峩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遥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徵

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曽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佳境勝槩緜世伏匿一朝發朗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職壓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為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刊

于石而附諸地志焉

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其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椔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禦寒暑既成愈請

名之其邱曰俟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時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髙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

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猨狖所家魚龍所宫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者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邦伯李公成室於終兹用目亭度乎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碁布九邑卞山屈盤而爲之鎮五谿叢流以道其氣其土沃其水清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事昏罰以勸之賦令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咨于前訓故居

者逐亡者旋或蹈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内無榛灌繩墨之下無姦傲既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渫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傜於是乎幽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逋租必入公家受其利山氓蒙其惠繇是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霅谿而即焉白沙如浮流波環之前有大野縣雲繚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茭菰叢生凫鶴朋游嘉名雖曜清境或棄

公於是相顯奐之宜立甲髙之程據洲之陽揆日之正揭大亭一焉修廊雙注北距於雲浮軒瞰流裁水亭二焉大可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輪奐之美銛刮密石用成翬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而不踰內則庭除朗絜彌望鋪雪曲沼逶迤以中貫飛梁夭矯而對起紫桂翠篁辛夷木蘭碧枝丹實蛇走珠綴鮮飈暗起縈葉振蘂落英飄颻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之石嶙峋乎玉容歲

猗乎瑶芳衆榮偶植羅列布濩外則差初宜反以白蘋閒之紅蕖川與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肅斾旌緑舟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鍾羽籥以樂之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獲游是者怳乎有遺區之歎則為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㕜置偕刻蘋之為用風有季女之奠騷有放臣之望夫以澗谿之賤微而可充王公之㕜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贊勝賞也如彼哲賢詠歌也

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時購武夫之羨功屢閲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觀洛其㪅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已卯歲冬十月予將浮淛河上會稽凌繒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目覽亭之崇構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説而没其誼云

頳亭記　　陳寛

頳水濵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餘

予升之見潁水直北劈地而來君如隙光端如匣劍視若中面使人毛磔又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峰而來崒屹不得進蹭蹬卻倚三十六嶠若立指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覆露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意遠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名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聞患人未蒙仁止其幾而遽以麻覽為懷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為不聞也夫陽翟自潁陽達許昌皆漢郡潁川屬是乃吾

土也予不肖假長於此雖獲戾於人而不避者吾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客有舉爵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峴首爭請名之頳亭遂名之若使觧攜手值良辰嘉賓二三聲酒緩進既揖既抗對之益酬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懲之當敏樹政無敏樹亭以釣匠氏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丁亥攝陽翟縣令陳寬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户寒暑酷受不能自減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棚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蠧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

予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邪牧安定席公別
駕買同正員天水姜公念兹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
氛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
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葢謂是月况
地理卑埤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汚瀘乎因問風俗相原
隰郭東里所共得奇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㢈袤
四隅若一舍之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峯千嶺點圓水
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紐狀鼇之首二公止旌輿以

迴睇假漁舟而上陟暮煙茵草翫懌移日心謀意壽有建亭之算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時和境清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

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母矣兹阜二公
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憇
之乎遂偕發言爲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於縣尹縣尹
允其請而爲之辨方經蹠環當上頂誠畚訓簡以授子
來於是家有餘力圃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翦一枝
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薙芟甓無脛
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圬墁之眉息再晨
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翁東西南

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艭頳壤而㑹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烟水交浮巖巒疊迴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漪入瀾澄指朱軒於潭底閲雲岑乎波裏熿熿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出没乎前後一眄一睞千趣萬態税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衷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賔祖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閭闔通逵在下可以觀耕耨可以采謳謡作一亭而

衆美具噫天美茲阜其固與人為亭歟不然何不遠郛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覿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為號小子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

象徧得而覧方之於此逺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宫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斆古而為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為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為邦榮在位賔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

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
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側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
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烏厲抉其穴則
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跱環行睨目疑若摶噬於
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
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兹地非人
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
其下青壁斗絶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為

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龐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専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赢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兹錫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千古祐之

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
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汚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覩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濩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欲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汚州刺史賈

載吾家之良也理汚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户在雲霄矣卻負大别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閲吳蜀樓舩之殷覽荆衡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虚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静處静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汚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户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

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洎搖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則棲同雲於扃闥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己卯歲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鄂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

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曰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覩其貌盍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亭在刺史治所每有觀之志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舊名浩然亭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廝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

之以先生姓今改為孟亭曰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於署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百祀謂開元至今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立而為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唐文粹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七十五

宋　姚鉉　編

記丁　總八首

興利二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瓘

鹽池記　梁肅

卜勝三

東山記　張說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君陽遯叟山居記　陸希聲
館舍一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橋梁一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井一

義井記　郎貞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瓘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益由庶民嚚豪物產多狀山川鬪錯風俗詭浮故理柬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況功利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為大夫於是肅以檢姦廉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夭

落民得休泰盧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逌逃膏澤翔枯物不遂液吾人其瘁乎下令邑中有能修復陂塘積水防患者終懋厥功先時縣有廢陂曰大震積歳不理荒梗幽扈邱隰逌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耋不可欵識與人飛語他邑病能訾訾囂囂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畏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罹悔真吾心也且黠愚皆若於始作而泰於成功況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具畚揭列綆鍤

笪礫礱堅披材輦壤日必巡丈周察勢便仁以撫馴悅以附來法以督姦勤以勸勞於是雲動雷行斬芥闢蕪撥腐曝淤培高徹卑不知形疲不憚苦骨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軼化工事於農隙三旬而畢不戮一人其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梗數萬畝汪汪虛明疊石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鬬橫敎衝波泄流引洫臂發三港支分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風雨暴鬬洄復換晨風風沸會似間構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突

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為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大浸崩騶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趾斯乃天賛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爇天旱魃為虐歊蒸痺慹蚑龍逆詠而翠潋揺岸澄瀾洗月溶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則貫畦浮塍卒歲之溉千頃豈為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雁之羣羅生菰蒲莧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揚檝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昔者

西門豹治鄴名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有愧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而願表尤功令連率范公以文行德器挺為時賢爰領宣部仁義明舉其下聳善常推至公邑人三請於公乃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況伯氏功利如是吾豈詭故哉乃從之邑長李君久以材能弘張其化吏民甚安之追論大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也鄉

將石定録事丁宗耆夀戴誠佐史章佾或叅其議或督其事洎百姓朱綸李縱田卯程㑥等若干人咸請予為記云

鹽池記　梁肅

黄河自崑崘山東會溟漲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以為海目則郇瑕氏之地瀆流其長觀乎北浴陵阜南瀕山麓湛湛煙碧浩無春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廣矣雖吞嗡坰隧代增渟鹵而利倍農穡有殷家邦貿

惟從山湧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達延萬賈之資貨是人
不猒也當武后聖政務述省方鳴鑾載臨流潦旋敗洎
皇明道發澤漸殊垠天之既啓鹽乃旋復非夫蟠蚪神
應坤資靈孕亦曷能旌昏明籌負勝矣帝所宜念貢然
來思分天牧以涖撢藩佐而貳賢能鮮墜于事則其肩
宇通閈闠扼拓畿之左隅鄰大邑之東部崇府庫嶽望
乎儲蓄樞管鍵夕佚乎閉藏茲乃慮終於始也邦貴康
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道在悅使大命日下巡功歲移

廣岸砥平而可礪修畦綺分以如織是時也春光奪炎氣興洪溝浚白波騰或滀或汨以泙以瀰狀雲洩而雨駭或花明而雪凝京坻蘊崇豆區嘉量隸户徵算鹽人揭書民無不供先薄稅以從賦君孰與足遠黎庶而必分固非擅榷利貴貨易土登陸而雷軿流日聚水而雲艫擊星倠有變給用無絕傳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茲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施之求報大道之玄德也明則啓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污明君之藏垢也

羮餗調膳賢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資百工而國貞將以樹善永年非石無以紀垂裕裔胄非文無以揚則我晉寶達於萬方也

東山記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真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谷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恍惚疑夢閶闗忘術茲所謂邱壑夔龍

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迺命掌舍設
帟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於青靄佇暈
褕於紫氛百神朝於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
旆焰野縱觀空巷途歌傳谿是日即席拜公逍遥公名
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
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
兄引内子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
詩作於是實其筐筥下以昭忠信之獻貢其束帛上以

示慈惠之恩朝野懽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歴泬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髙風允塞寒谷煦景窮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叶龢太階齊平既致用於方内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

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迴巖巘左右
勝勢徑術逶迤於木杪臺亭嵯峨於山腹下崇岡冐青
蒼步履平夷以至于堂皇四敞賔榻中容宴豆孤孫閒
館幽槩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泠泠或泆或渟
激而抔行瀑為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
漣繚以方塘輕艫緩棹沿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
鳥飛沈之適濯于潺湲風于碧鮮紅葩火燃素英雪翻
芊緜蔥蒨杳窱迴合含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

其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佩拖紳宗工儁人金閨玉堂之賓淑姿修態迴風過雲之藝流光含睇中飲笑抃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溫室宴見闕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顥氣翛然以遺萬物其無方歟其不器歟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

國豈若公寮贊化育内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静之極摯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為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岡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間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遂書刻於巖石云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於朝築室陽羡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㴋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㾓山谿曰蒙谿將以頥養蒙昧也在易頥之象下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頥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頥象焉蒙之象下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頥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谿山之神於庭酹而飲頥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頥者蓋于以養也子

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為蒸薪養茅菅以為茨藉養竹箭以為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擁腫之朴不為榦材養鉤棘之蘖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蓄庶生養雜

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蛣蚍蜂蝪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予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竅爾實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為蒙者勗予以決也予其決於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埴以通其流決於腴甽以施其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恵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墊溺決於舄鹵以嗇其施決於池籞以專其利決於甽竇使黽蟹為菑決於沮洳使鼃黽

得志維谿有神予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顯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叅

乎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戶攲傾斷忻委階椽落棟折風雨雪霜賔不可宿太守陽平路君刺郡之明年冬十月歳向熟民且閑陶瓦於原伐木于山磨舊礎築新墉迺豐實堂迺峩前軒恷桷蚪蚪層櫨牙牙中回洞深高簷騰掀階閑容揖讓闕閑容賔盤柱閑容樂工屏閑容將吏左右為寢室更衣之所朱戶素

壁潔而不華東西廂複廊直榭又西開下閣作饔舍廐屋宏大中敞作南門容旌旗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墉其下淤溝開導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為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崤函合肥壽春為中路大歴末蔡人為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復出於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於大梁斗門堰

埭鹽鐵稅緡諸侯榷利駢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

蔡會洛道路不茀賓至授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

文學知於朋友以端方沈默官御史府以詳明典故為

尚書郎以通知政術為合肥郡太守質平訦心風俗丕

變民知敬道吏不敢欺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軸轤

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為風波沈溺者半迺於湖東北

岸橐皐里作奮廩三十九間州東二邑人米輸於此由

中港出新婦江至白沙人不勞水無害復他邑館舍次

于同食無私利人人皆樂成昔左邱明傳經因事書事鴻因蔡州道及諸侯之税因同食館及路君之政亦春秋之旨傳曰自盧已往賑廩同食大和三年太歳己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河水上入境稱曰孝子詢之三十喪父母五十猶縗麻故其鄉黨揜氏不名貴之也初兹縣有具舟之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

上黨平陽至於絳達於雍谿卒迫程罰人射利濟舟爲
捷渡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如斯其可勝
記欲速不達式在茲乎見義不爲非勇也臨難不濟非
義也逦顧棄家乞諸他郡枯槁籃縷日恒歲積自阿闕
而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褊小率令遠驟馳通饋
餉耆耋喻美於編户丁男捨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
湯湯河澌奔射隤沙從岸呀呷轉騰畚築於激射之旁
根柱於沸渭之下是慮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年秋

七月天作淫雨湍悍襄陵噫大水不仁前功蕩矣邑老鄉人涕泗而弔之曰力竭於予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不應且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洩索辦蔑繫舟戾航白露下而謀始止於凌澌杜春冰解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夫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去其飾成無丹雘取其固勢異虹蜺僉義于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戚封建吳札美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

義表顓門功烈鄰境難其一善矧乃兼之由是縣人志之于石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衷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之善利庇彼遂宇達於交衢鐵其瓶以永不羸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散泄竇前注泙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在搖落而激

清抵凝沍而不閉環四序以其惠俾憧憧者知飲濯所向馬茂輿暍之虞濟煩乏之艱昏憯者得以濤盪瘵痗者由之蠲愈滌汰氛坌沃洒蒸灼淡然下攻與地配久化嚣閻為閒敞鄰梵宫之清浄修廊對開連樓鬱峙嘯貞侣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指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豈福吉祿繁祉崇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得乎故北寺司刑上卿也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忝貳外閫顯榮當朝騫騫青冥前視萬里鑿井為濟川之漸斲

輪為秉軸之兆可轉眄而待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淳
名膺王府心拂塵累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迴俸節
財蔵事彰義將獻社于大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
三事體大公之弘誓乃戒司翰者書實刊記揭于井外
大歴六年三月記

唐文粹卷七十五

唐文粹卷七十六

宋　姚鉉　編

記己　捴一十首

浮圖九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顔真卿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災沴一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顔真卿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内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

梵僧佛陀邪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内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惠光光傳雲暉(顒)顒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洪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賓亮亮傳雲一賓岸超惠澄澄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于壺與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葢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尋師于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乘宣

羯磨者曰兩京滌法銳欽智度沖深神用高爽行無權
實身絕開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
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充福先大德常誦
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
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
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
寺北剏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
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

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真卿忝
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内史謝靈運翻大涅
槃經古臺階局儼然軒構摧圮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
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績秩將滿有觀
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顧以我皇帝降誕之辰
奏為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
日聖恩允許於是曷新輪奐其興也敎焉乃請止觀大
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弘羅浮圓覺佛跡十喻

餘杭惠達泊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董修以資景福僉以為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脩衡岳正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延阜脫俗歸真其名曰壞綱為稱首焉又欽此年已來為受具者几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

幅員千里餘像法於變皆欽敎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謂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兹能辦深嗟嘆而賛美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院内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曾尊衆乃命智光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朔立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欝興肅乎渡海浮囊分毫羅剎之請嚴身

瓔珞照耀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梨者名香普熏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無絶乎有唐大歷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顔真卿書而志之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

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葢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經既訖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恪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諒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

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輸於經石之刻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名聲人間其事以自廣余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於杭杭民竟相觀睹白怪問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余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

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盪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苟一吐而異世卒不可化𡙇之中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萬劫含藏

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妙奥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况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闓闠各由龔泓無龔無泓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寶為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予靈韞質兆朕未見則

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將沕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涌驟雨来集驚飈環駭匌訇杳冥雄雄者雷騞然中震逆火噴野大聲殷空岑嶺躨跜渾洞蔽蕩須臾風雨散雷雲收激劈輪囷斬馬中闢南委地以梯落北干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欹心隱隱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融然慈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

授法如閉月殿以趺坐異矣哉不曰慱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況高厚廣袤叉羣石之傑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為造石之初致有相以外封乎其為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内攻乎噫不可以人事徴試請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頽靡人於教有所忸怩則為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雖然之然俾知其我存存入我

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現皆托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爲童兒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微則雖一水永之利則不侔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爲巉巉之餘仞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幀記　白居易

我本師釋迦如來説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為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

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南北東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

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皆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共養也欲重明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老身病苦者同歸無量壽佛所

黄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成山岳洩為川瀆然則匡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采拾恠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黄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臘乃賾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兎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炙生落之榮顇去留之沿泝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絶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固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雜乎履舄嵐靄

生於襟袖羣形浩擾併入眸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凌競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邱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顥氣紀嶰谷於學面遠喧卑之腺織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名為利鈎利為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

其巖名云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州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谿谿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州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

宋以来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藴崇實光識斐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郄超孫綽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彦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修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

期安可尋葢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兹山寖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謝人朱放詩云月在沃州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州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兹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為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歳不暇八九十

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之有緣邪六年員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請從叔樂天乞為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兹山後寂然嗣興兹山今樂天又垂文兹山異乎哉沃州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塑像記

段成式

在世間攘巨寇必思祇金浴鐵强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釁撲為法大防也據内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為忉利尉候北方毗沙門統藥叉衆所治水精宫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偷曰如意等下壓衆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之境常憍尸迦將破怨敵韹者奮勇健臂出甲胄林獨揭勝幢不頗一戟矍迦婁而乖翅挼修羅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捜藕絲蕃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

便救護之門昔縛喝伽藍北虜感夢而懺悔近于闐聚落西羌覩相而來降其威神營衛肸蠁靈應事無虛譯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瞻部有緣謂西域瞿薩國本天王棲神之處也廬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遺像武宗五年毀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為僧乾立所居乾每謂嚳不安旬日方悟遂徙他室盼誓造北方變梁朝謂雕塑像亦為變也請押衙熊軺為導首軺遂與執白籌者郭宣熊師佐等縱史闍伍為說第一施結增上緣獲零㦗

貨貝共二十萬輅擧自捐徹周歳功就乃多聞儀形嚴毅如生眉結雲聚目裓電擊猛焰彗肩蚑蜂搶軒金塗錯落而憐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倂工巧明矣其或夔魖蠱䖘覗是不翅擊三屍磔五豕也及素天女主藏神凡四四事堂内三壁寫載部落雷公拗怒闕留惡覷吁可畏也吉之人香火徼福林䈎乞靈福旣據我靈詎之主噫予曾閲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六𪗋日四天於此會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與輅為學性端介敏辯王

公多伏之復晤禪那宗要得揔持契訣常持北方真言大中三年病且死忽夢天王操戟卓地有泉迸射搏之及面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輅上府至新塗夢天王支槊張目曰世塗若此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鶴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闢居漢上輅為交趾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洛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床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其内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

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緩其門閾皆獲趣入
若非斡玄機於無隙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
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
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
焉牽攣羈瑣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今
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益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
道其猶稊稗邪建中二年予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
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為予詳言之拂拭纓

塵擕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為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他方之説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於石

鸜鵒舍利塔記　　韋臯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闕）純粹者矣或炳曜離火或禀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歳

有獻鸜鵒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
氏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
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
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
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
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
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歷試如
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

生不答以為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主有辰予緣其盡予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懌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泊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絶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恵者歿有舍利知其説者固不隅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

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茍可以誘迷利世安住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跡聞說此身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異也余謂此翁存而由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蝸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為妖地反物為災其於水也反利為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罄桑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沕桐栢發硔歕湧下注淮瀆平湍七丈浮壽逾濠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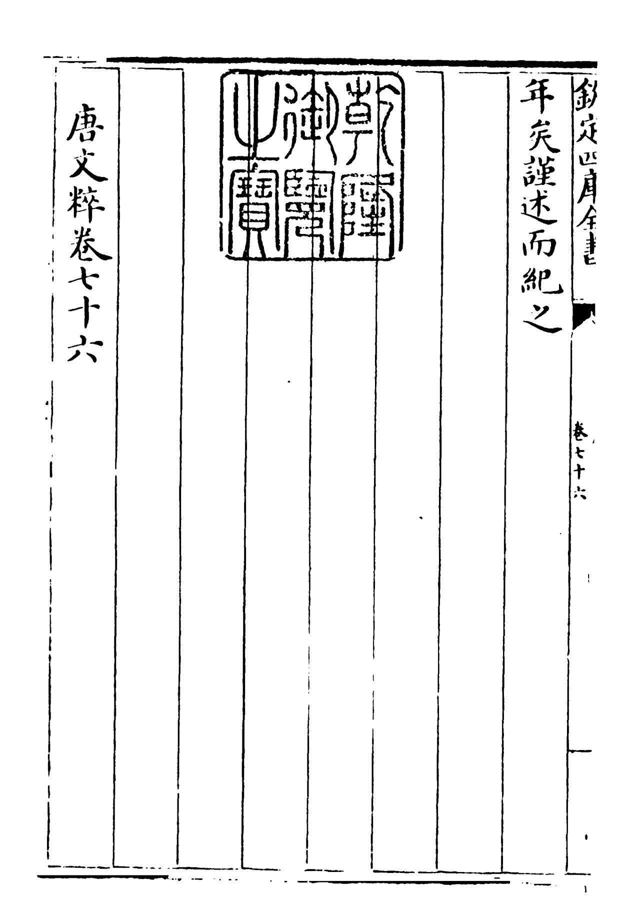
濤倒流矗縮迴溥衝壅淮泗積陰驟雨河瀉㵎建不捨
晝夜至於旬浹乾坤合怒雲雷為屯以水濟水吞洲漂
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甍為河宮噍類如魚鼈事出
慮外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
史大夫泗州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以其始至也聚邑老
以訪故搴薪楗石以御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
舟編桴以載之遂連舳促艣斂邑之悍發老弱州之庫
藏圖籍官府之器先寘于遠墅軍資甲楯士女馬牛遂

遷於水次將健丁壯過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逮數日而計行矣洪波汗漫不測涯涘驚飈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圮崇邱如㠀稍稍而沒夏屋如查汎汎相繼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之來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伓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君命何且南山隅淮幾五六里吾能往矣況是別境離局姦也雖死不為公於是使部內

十驛遷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路俾呈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於徐州通廉察之問又移淮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冦盗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訴曰伾奉聖主明詔司牧此州以觀萬姓河公何為不仁降此大沴伾之罪也厲聲正色阽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六旼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內無平不陂郛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椽片瓦蕩然無所

有可異者惟公之露寢與內寢歸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益不可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已神賞公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翦方兹神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櫜鞬而泥弔亡恤存綏復軍郡遠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至於修府署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賞縉立鄽市造井屋公申勸料程以貫以貸纔逾年而

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爲垣樹柝爲麗端衢四達廨宇
雙峙即公之新意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即感遇
賢即退故劉昆返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
之至也公當領羸兵守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
之地名載青史公即國之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維於
危堞之上以當漲海之勢城頹而一堄不傾水止而所
濟獲全公即國之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
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以諭公未或同



年矣謹述而紀之

唐文粹卷七十六